

香蛊

沐水游
著

大香师
万象皆由心生
可奈天地造化

镇香人

II



继《美人凶猛》《大香师》之后，**沐水游**又一力作
以香为媒，引出众生万象，掀开一段云谲波诡的大香师传奇

她骄傲自满，心如明镜，不受前缘束缚，不为旧情所束，
可终究抵不过最初的好奇，因好奇而专注，因专注而心动。

收录全新
番外三则

镇香人

香盅

II

沐水游 著

ZHEN XIANG RE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镇香令:全3册/沐水游著.--南京: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2018.7
ISBN 978-7-5594-2228-6

I. ①镇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9331号

书 名 镇香令(全三册)
作 者 沐水游
选题出品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策划 暖 暖
特约编辑 单诗杰 莫桃桃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Eno.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天 缈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814千字
印 张 48.5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,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228-6
定 价 108.00元(全三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MEMORY HOUSE

记忆坊文化

目录

DIYI DUAN XIEZHI



第一章·惊变·	001
第二章·孔雀·	033
第三章·对峙·	065
第四章·阴谋·	091
第五章·较量·	123
第六章·探查·	153
第七章·杀心·	185
第八章·信任·	217

A central vertical title box is flanked by stylized, horizontal cloud-like motifs. Scattered around these motifs are several dark, teardrop-shaped elements resembling leaves or petals.

第一章·惊变

回到天枢殿，鹿源跟着安岚进了寝殿，直言道：“先生，钱罕绝不是因为抢了景府的生意，才表现出对镇香使的惧怕的。”

安岚问：“你以为是为什么？”

鹿源看着安岚道：“我现在不能妄下定论，我只是担心……”

安岚问：“担心什么？”

鹿源迟疑了一会儿，正打算开口，侍女却在外面报蓝掌事求见。

安岚坐到榻上：“让她进来。”

蓝璇进来后，看了鹿源一眼，然后对安岚道：“先生，镇香使身边那几个人的身份，属下已经查清楚了。”

安岚未作声，抱着手炉倚在软榻的引枕上，沉思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：“说吧。”

蓝璇又看了鹿源一眼，鹿源正要告退，安岚道：“源侍香也留下听一听。”

鹿源应声：“是。”

蓝璇便道：“镇香使身边共有四位得力干将，一位原叫王甫，六年前是寤寐林的大掌事，景炎公子失踪后，他也离开长安回了老家，据闻回老家没多久就因病去世了。但实际上，王甫并未离开长安，从寤寐林出来后，他在长安城内开了间小铺子，还是做着香的买卖，并改名福海，也就是镇香使如

今的车夫。”

“王甫……”安岚回想了一下，六年前，她当上白广寒大香师的侍香人后，见过寤寐林的大掌事两次，印象中那是个非常清瘦的中年男子，脸有些黄，带着几分病态。现如今跟在白焰身边的车夫福海，则是个又白又胖的男人，而且精气神看着好极了。她知道福海之前是香铺的掌柜，是跟着白焰进了天枢殿后，才改行做了车夫，却没想他竟是寤寐林以前的大掌事。

蓝靛道：“他的体型变化太大，容貌和气质也有所改变，加上刻意隐瞒，所以直到现在才查出他的身份。”

安岚点头，垂下眼：“接着说。”

“第二位就是徐一公，天枢殿上一任副殿侍长，现改名叫徐祖，他并未跟着镇香使进入天枢殿，但这些年，他一直跟在镇香使身边。”蓝靛说到这里，想了想，又加一句，“徐一公当年本是最有望接替殿侍长的人选，天枢殿的所有人脉，以及对外的运作，他都了然于心，即便是上一任的殿侍长，对他也是颇有忌惮。”

“徐一公。”安岚想了想，“当年我本想任命他为殿侍长，不料他却出了意外，当初我也有几分怀疑，只是后来觉得他是愿随广寒先生而去，便罢了。”

“第三位，原是刑院的三掌事施园，未改名。”因同是出自刑院，蓝靛的神色较之刚刚凝重了几分，“施园的武功极高，但我从未见他真正出过手，当年刑院大掌事曾在一次酒后吐露，施园是天生的刺客，他若要取人性命，几乎没人躲得过。”

安岚看了蓝靛一眼，蓝靛道：“单论武功，我不一定会输给他，若是搏命，我不如他。”

安岚笑了：“可惜你身边没有这么一个好手，你若是能将他收服了，能省不少心。”

蓝靛一怔，眼里闪过一丝不自在：“确实，刑院内还有一些人，原先跟他有过交情。”

安岚道：“那些人你若不放心，换了便是，不必多事。”

意思是不必见血。

蓝靛应下，接着道：“最后一位叫孔雀，香殿之前似乎没有这个人，所以关于他的更多信息，暂时还未查到。目前怀疑他要么是南疆人，要么是常

年待在南疆，属下是在追查南疆香谷时，才查到他的。”

鹿源听到这儿，眼里露出浓浓的忧虑，他和蓝靛对视了一眼，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担忧。

“先生。”鹿源开口，“我刚刚说的担心，就在此。”

安岚抬起眼，鹿源心知接下来说的话或许会惹恼安岚，却还是直言道：“镇香使只要想夺权，天枢殿必会乱！”

安岚却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想如何？”

鹿源单膝跪下：“请先生让镇香使交出这几个人，他们原本就是天枢殿的人，如今天枢殿的大香师是先生您，他们自当听命于您才对。镇香使既然入了天枢殿，就当明白这个规矩，他如今是僭越了。”

蓝靛亦单膝跪下，只是并未说什么，她同意鹿源的说法，但又清楚，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得到的事。

安岚沉默了片刻才开口：“你们以为，即便镇香使真将他们交出来，他们就会听命于我？”

鹿源抬起脸：“将他们交给先生，并非是为了让他们听命于先生，而是不能让镇香使握有如此可怕的人脉。”

安岚面色微沉，鹿源依旧看着她，神色坚定而温柔。

白焰回了云隐楼后，即找到福海来问话：“徐祖呢？”

福海是跟白焰一块去的钱宅，这会儿听白焰这么一问，心里大概就有个底了，便道：“徐祖现在不在长安，三天后才能回来，是不是让他马上回来？”

白焰问：“你知道他去找过钱罕？”

福海迟疑了一下才点头。

白焰问：“他找钱罕什么事？”

福海道：“他并未与我说，但我猜应当是逼问钱罕关于山魂之事，他怀疑钱罕知道山魂。”

白焰问：“他找山魂何用？”

福海道：“他是为了公子而找的，自他听说山魂有香境之用后，就一直念念不忘。”

白焰道：“你也念念不忘？”



“属下不敢！”福海忙跪下，随后叹了口气，“我知道公子心里无意，坦白说，我们几位心里都是有几分不甘的，但我只听公子的，不做他想。徐祖他，唉……”

白焰道：“你起来吧，给他传信，让他马上回来。”

“是。”福海站起身后，面上却欲言又止。

白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蓝靛这段日子一直在查我们，应该已经查得差不多了。”福海说着，目中露出几分担忧，“不知安先生知道后，心里会怎么想。”

白焰沉吟片刻，淡淡一笑，似并未放在心上。

福海迟疑了一会儿又道：“如果安先生无法信任您，公子您还要信任安先生吗？”

白焰没有说话，不知是不想回答，还是不知如何回答。

福海心里暗暗叹了口气，他们最担心的，就是这个情况啊，所以徐祖才按捺不住。

鹿源和蓝靛一块退出安岚的寝殿，两人在门口略停了一会儿，相互看了一眼，都不说话。

安先生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，只是让他们都出去，面上神色恢恢的。

鹿源心里的担忧挥之不去，又有点后悔刚刚是否逼得太紧，要知道欲速则不达。

蓝靛看了看天色，只见天空阴沉沉的，自顾自地道了一句：“又要下雪了，今年比往年都要冷。”

鹿源道：“镇香使应当知道你在查他。”

蓝靛收回目光：“他知道。”

鹿源袖手站在台阶上，宽大的袖袍被风吹得鼓鼓的，垂在腰上的玉佩不时轻轻晃动，在这暗淡的天光下，划出一道道温润的水光。

他抬起眼看着天际：“镇香使能猜得出你我的想法，却没有任何动作，是在赌先生的情意？”

蓝靛道：“兴许是，也兴许他对所有事都胸有成竹，所以根本不在乎旁枝末节。”

鹿源看了蓝靛一眼：“蓝掌事很了解他？”

蓝靛摇头：“这香殿内，只有先生才是最了解他的人，也只有先生有资格了解。”

未曾站到那样的高度，岂敢妄谈了解。

太阳将落山的时候，鹿羽和景孝才从酒楼内出来，景孝朝鹿羽揖手：“多谢姑娘今日请听书，下次姑娘若能出来，在下回请姑娘。”

他很喜欢来这里听人说书，以往都是一个人，有时听到精彩处，或者自己拍手喝彩，或是让人上去赏钱，极少与人讨论畅谈，今日却多了这样的体验。这姑娘性格直，口舌伶俐，能就着那些故事好一番嬉笑怒骂，并且每一句都像是从他心里道出来的一般。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像是找到了志同道合之人，又像是这天底下，终于有个人能明白自己，着实叫人舒心和不舍。

他同宗同族的兄弟虽多，但自大公子失踪、祖爷爷过世后，景府内所有人都为权为利争红了眼，兄弟叔伯间多是面上装着亲热，心里处处提防，无人能给予他这等轻松畅快的感觉。

若非对方是女子，又是来自天枢殿，他真愿意与对方称兄道弟。

鹿羽笑了笑，面上却带着一丝落寞：“我可不比三少爷您，过得这般惬意潇洒，想出来就出来。”

“惬意潇洒，不过是外人以为的罢了。”景孝淡淡地道了一句，后又觉得如此说不妥当，颇有抱怨之嫌，少年人想表露内心的孤独和寂寞，却又觉得这在姑娘面前有失稳重，便有些腼腆地笑了一笑，“如此那个雅间就给姑娘留着，我让人跟掌柜说一声，无论姑娘什么时候来，只管上去。”

鹿羽道：“三少爷好大方，那是不是连酒菜也都记你账上？”

景孝道：“自当应该。”

鹿羽遂狡黠地一笑：“三少爷就不怕我坑你一笔，把酒楼里的好酒好菜全都叫上来尝一遍？”

景孝也笑了：“这里的酒菜如何能跟天枢殿的比，姑娘怕是还看不上。”

鹿羽打量了他一眼：“原来你知道我的身份。”

景孝坦白地道：“上次看到姑娘的出行车驾，在下认出是天枢殿的马车。”



鹿羽回想了一下，瞅着景孝道：“难怪对我这般客气，原来是想巴结天枢殿，不过你这傻不愣登地说出来，这巴结的效果可就没那么理想了。”

景孝又笑了笑：“不欺不瞒，姑娘就当是我的诚意吧。”

鹿羽打量了他一眼，然后摇头叹道：“可惜了，你现在就算是巴结到我也没什么用，我如今只是个普通的侍女，不同以往了。”她说着就转过身，看着开始落下雪粒的街道，兴致索然地道，“你走吧，天都快黑了。”

景孝见她面上神色不佳，忍不住问：“姑娘……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”

鹿羽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我也该回去了，晚了是要受罚的，顺不顺心的，我下次再告诉你。”

景孝看了看天色，再看她今日未乘坐马车出来，便道：“姑娘若不介意，我送姑娘回去如何？”

鹿羽一顿，随后道：“这里离大雁山可有段距离，你一来一回，怕是城门都关了。”

景孝暗暗算了算时间，便道：“不碍事，我让车夫跑得快些。”

鹿羽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笑了，两颊露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：“那我可真不客气了，不过你也不用送我到长香殿，只需送到大雁山山脚就行，如此你也能赶在城门关上前回来，如何？”

这姑娘的性格实在爽快，不似别的姑娘那么矫揉造作，景孝笑着应下，即请鹿羽上车。

鹿羽回到天枢殿的时候，天枢殿已点起灯火，大门口晶莹剔透的一排九宫灯，远远看着，就好似一串火球悬挂夜空，将巍峨的殿宇映衬得愈加雄壮，令人不由得心生敬畏。

“鹿羽姑娘这一趟出去得真久，我还担心会不会是因为天黑，迷路了。”她走进进去的时候，守门殿侍站在门房的台阶上，看着她似笑非笑地道了一句。

鹿羽瞥了他一眼，下巴一抬，径直往里走。

守门殿侍面不改色地目送她离去，然后转身进了房间，片刻后接到巡山人的报信，他整理了一番，命人送到刑院。

蓝靛接到殿侍送来的讯息后，微微冷笑，命人送到鹿源那儿。

鹿源此刻也听说鹿羽回来了，再看蓝靛送过来的东西，他神色微凝，站在屋内思忖良久，就起身去了盛瑞轩。

鹿羽才坐下歇息没多会儿，唐糖就走进来道：“羽妹妹，源侍香来了，在回廊那儿。”

鹿羽正想着白天的事呢，闻言嘴角顿时往下一耷拉，从鼻子里轻轻哼出一声。

唐糖走过去，柔声道：“快去吧，虽说是你哥哥，但到底也是先生身边的人，磨光了他的耐心，万一真不管你了，你岂不更吃亏？”

鹿羽还是不吭声，唐糖便轻轻推了她一下：“一会儿源侍香过来，我又得出去，这么冷的天呢。”

鹿羽这才站起身，不甘不愿地道：“好吧，我是看在你的分上去见一见他。”

唐糖笑着摇头，一脸的无奈，待鹿羽出去后，才轻轻松了口气。

鹿羽冷着一张脸，走到鹿源跟前：“深夜造访，源侍香有何吩咐？”

鹿源不理她这不阴不阳的语气，直接开口：“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都不可能瞒得过周围的眼睛，安分一些，别动不该动的心思，我才能帮你，否则我会——”

鹿羽先是一怔，随后回过神，即怒道：“我做什么了？”

鹿源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她，平静的眼神里带着些许冷意。

鹿羽看着那眼神，忽然想到自己的父亲，她唇边慢慢浮起一丝笑意：“真想拿面镜子给你看看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表情，像极了一个人，跟他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”

鹿源面上表情微微一紧，鹿羽无声地笑，得意又猖狂，眼里带着痛快。

鹿源拿出袖中的东西，扔到鹿羽跟前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鹿羽捡起他扔到地上的东西，打开一看，面上神色莫测，片刻后，将手里的东西一点点撕碎。

鹿源去找鹿羽的时候，蓝靛正好跟安岚提到鹿羽。

只要明白景府和天枢殿的关系，以及景孝对于景府的意义，鹿羽今日之事，就不会有人单纯以为那只是巧合。

“鹿羽的事，交给鹿源。”安岚听完，漫不经心地吩咐了一句。



“是。”蓝靛应下，心里却有些意外，先生对源侍香，当真是十足的信任和看重。

“至于景孝……”安岚接着道，“若真有人打他的主意，你找个时间带他来找我。”

“是。”蓝靛应下，随后迟疑着道，“先生是想——”

安岚道：“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病怏怏的少年了，我也想看看，他能不能担得起肩上的担子。”

许多事，既是危机，但同时也是证明自己的机会。

转眼，就到了黄嫣嫣和慕容勋的大喜之日，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，雪停了，太阳露出脸，久违的阳光洒到慕容府的门窗上，新刷的朱漆反射出一片血样的红光，喜庆的气氛在空气里弥漫，每个人面上都挂满了笑容。

三天前天枢殿就收到了喜帖，安岚原本是打算过去看看的，不想前一天不慎感了风寒，咳了一天，喝了药，好不容易将咳嗽压了下去，却又起了低烧，整个人都是昏沉沉的，站都站不稳。她昏睡了一个晚上，早晨醒来，躺在床上想了许久，才将脑子里的思绪理清，随后命鹿源进来。

“先生。”鹿源端着刚刚煎好的药走到她的床帐前，看着里头模糊的人影，轻声道，“先生今儿觉得好些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安岚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片刻后坐起身。

鹿源将手里的药放在旁边的床头几上，旁边的侍女已将帐幔都挂好，他倾身过去，想要扶安岚，安岚轻轻摇头，推开他的手，自己靠在侍女摆好的大引枕上，哑着声道：“今天你替我去慕容府看看。”

鹿源应下，就要去端药，安岚却微微抬手止住他：“你现在就准备出门吧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鹿源却还是将药碗捧到她面前：“先生把药喝了吧，已经不烫了。”

安岚一闻到那药味就直皱眉头，拿手指在药碗上探了探：“还烫着，我等一会儿再喝。”

她刚起来，眼里还带着几分迷蒙，头发披散着，这副病弱中又带着几分慵懒的样子，看起来少了平日里的冷清，多了些许孩子气。鹿源迟疑地看着她，有些放心不下。

安岚微微皱起眉头：“快去，今日之事不简单，莫去晚了。”

鹿源从未违逆过她，只得放下药碗：“那先生务必记得喝。”他说着，又转身交代旁边的侍女几句，让她们记得盯住先生把药喝了，若是还不见好，一定要再请大夫过来看看。

侍女们皆小心应下，安岚似根本没听到他在说什么，拥着被子靠在床头，半张脸埋在柔软的大引枕里。

她很少生病，但每次病，状态都极其不好。她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糟糕，脑子混乱，要很费劲才能控制住烦躁的情绪，保持冷静。

鹿源再看她一眼，然后才带着浓浓的不放心转身出去了。

“先生，喝药吧。”鹿源出去没多久，侍女就过来捧起药碗，小声道。

安岚道：“放着，你们都出去。”

侍女有些担忧：“先生……”

“出去。”安岚皱起眉头，沙哑的声音微微一沉，语气里的冷厉立即显露。

侍女们不敢再多嘴，皆无声地退了出去。

安岚便又闭上眼睛，头有些疼，眉头紧紧蹙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碰她的脸，正要下意识地避开，只是随即心里一惊，是谁？

她猛地睁开眼，随即皱起眉头。

白焰见她醒了，就顺了顺她紧蹙的眉头，低声道：“一回来就听说你病了，怎么这般不会照顾自己？”

前几天香殿有几个重要的庶务，他负责跟随监察，故并未在殿内。

“良药苦口。”白焰说着就端起旁边那碗药，并扶她起来，“我已经让人温过一次了，再不喝，就只能重新再煎一次。”

安岚觉得脑子有些混乱，分不清此时究竟是何时，只管怔怔地看着白焰。

白焰见她还是一副愣怔的表情，一点都不像那个冷着一张脸，永远高高在上的大香师，不由得挑了挑眉，将药碗送到她唇边：“快些喝了，喝完有奖励。”

安岚遂问：“什么奖励？”

白焰笑着道：“喝完才给。”

安岚固执地问：“什么奖励？”



白焰道：“先喝了。”

安岚瞅着他道：“先说。”

白焰有些无奈地看着她，有些意外，又觉得颇为有趣。看着那双直勾勾地瞅着自己的大眼睛，他笑了笑，从袖中拿出一个锦盒递给她，她有些迫不及待地接过去，却要打开时，就被他握住：“喝了才能打开，不然就收回。”

她遂抓紧，怒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接过他手里的药碗，闭着眼睛咕咚咕咚地都倒入嘴里。

连嘴角的药渍都顾不上擦，她就赶紧打开手里的锦盒。

里面，是一支洁白无瑕的羊脂白玉簪，不过特别的是，那簪子的头雕的不是什么花鸟流云，而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狐狸。

她怔然看了良久，才抬起脸，有些迟疑地问：“这——”

白焰一边替她擦着嘴角，一边道：“你房间里不是有个香炉，香炉盖子上也有只小狐狸，我这次出去，无意中看到这支簪子，觉得这只小狐狸和你香炉上的那只挺像的。”

安岚闻言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失望，她摩挲着手里的簪子，久久不说话。

白焰见她少有这么乖巧柔顺的时候，便轻轻摸了摸她散下来的长发：

“怎么了，不喜欢？”

安岚转头，看向放在紫檀香几上，那个铜质的狐狸香炉，道了一句：

“那个香炉，是当年景炎公子送我的。”

白焰摸着她头发的动作一顿，眼里露出几分意外，随后又笑了：“如此，还真是巧。”

“只是巧吗？”她收回目光，看向他，“为什么要送我簪子？”

白焰道：“看到它就想到你，觉得也只有你才配得起这支簪子。”

殿外，太阳隐到慢慢积多的云层后面，光线跟着收起，原来被照得清晰的一切，又在不知不觉间，模糊了起来。

安岚喝了药后，没多久，眼皮就开始耷拉，不自觉地合在一起，只是跟着她又强撑着睁开眼睛，表情有些茫然。白焰有些无奈地笑，轻轻哄道：

“睡吧，我会在这儿看着你睡，休息好了，病才能好。”

也不知她是听进去了，还是抵抗不住药力的作用，片刻后，倒真的睡了过去，眉毛舒展，呼吸绵长。

白焰把她手里的簪子放到她枕边，替她盖好被子，又看了她一会儿才站起身。

这一觉，她几乎睡了一天，直到太阳将落山，还不见醒。而这个时候，蓝靛匆忙赶到她寝殿外，却被花容拦住了。

蓝靛微微皱起眉头：“先生还睡着？”

花容点头：“算着时间，差不多是该醒了，蓝掌事可以先去侧厅等一会儿，待先生一醒，我即命人告诉您。”

蓝靛却没有马上离开，沉吟一会儿，问：“先生从早上一直睡到现在？”

花容道：“是喝了药的关系，刚刚我进去看了一眼，先生的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了。”

蓝靛微微点头，只是想了想，又问：“先生可知道吃了这药后，会睡这么久吗？”

花容道：“当然知道，好似为此，先生早上还不打算喝那碗药，源侍香都劝不下，后来是镇香使过来看了先生，先生才喝了药。”

蓝靛一怔：“镇香使来过？”

花容认识蓝靛的时间很久了，此时发现蓝靛的眼神变了，她亦是一怔，同时不解：“没错，镇香使办差回来，本是该给先生汇报的，却听说先生病了，故进去看了一眼。”

蓝靛问：“他们说了什么？”

花容摇头：“先生在镇香使回来之前，就让所有侍女都出去了，一个都不留，镇香使进去时，先生也没有唤任何人进去。”

蓝靛道：“所以，镇香使是在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，劝先生喝下药的？”

这句话里暗有所指，花容听得心惊肉跳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蓝掌事，您的意思是——”

蓝靛却顿了一下，然后捏了捏眉心：“我没什么意思，只是问当时的情况。”

花容迟疑着道：“事情确实如此，只是……”